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牧庵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黄紹伊

集部五

牧庵集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臣等謹案牧庵集三十六卷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庵河南人姚樞從子也案元史稱樞為柳城人元無柳城當是據誌狀之文著其祖貫耳初以薦為秦王府文學後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謚曰文事蹟具元史本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

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横開闔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謚議稱其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醇抉其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奬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

國初黃宗羲選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文品亦可概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有牧庵集二十冊而諸家著録皆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庵集五十首聞松江士人家

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録本多殘缺視刻本僅十之二黄宗羲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家有牧菴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致年譜中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為三十六卷以存其概劉致年譜一卷亦附于後集中諸體

皆工而碑誌諸篇叙述詳贍尤多足補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牧庵集原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纔姚公牧菴一人而已盖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弗克振抜惟牧菴公才驅氣駕縱横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畧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雖數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絶海嶽亦莫不迎鋭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逐纔一再敵輙衰然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于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于燕酣

後岸然瞑坐詞致研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劉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熇乎其輝煜一時名勝靡不緦緦焉盡閱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㽞族輂金篚幣託銘先世勳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閭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𧹞餞燕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蒼陌之者謂君神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為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

所甋若市或酬金㧑門最其凡論之公葢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所未備者然則公之竒偉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没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于文凡如干篇將板行世郎中蔣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于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

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庵其自號云濟南張養
浩撰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鬬天地之運
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
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
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
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絜大並駕而

齊驅馬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即我朝國初最號多賢而文章衆稱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營州柳城人營州之族好馳馬試劍遊畋為樂公獨嗜學績文早負奇氣非所謂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者乎至大戊申公為翰林承旨子忝末屬始拜公于翰林是年冬詔修成宗皇帝實錄日侍公筆硯間遂得手鈔公文數十篇玩誦日夜不置其後實錄成進

方將求公全帙編次而公謁告南來矣曩得寧國所刋本校之既非全帙譌舛尤多每為悵然也至順壬申之門人翰林待衛劉公時中始以公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贍學餘錢命公駿木大惠後學予時承乏提學江浙儒學因獲董領其事私竊欣幸乃與錢塘學者業景修從加校讐分門別類得古賦三篇詩二百十二篇序二十八篇記五十三篇碑銘墓誌一百四十篇制誥五十八篇傳二篇贊十五篇說十一篇祝冊十

篇雜著十三篇樂府百二十四篇總六百八十九篇(案牧庵集今無全本即此序及年譜猶可見其各體文之原數)凡五十卷竊惟公之文雄深雅健世罕有知焉譬如太羹玄酒食而無味然足以享天鳴呼草玄者之有望于後世之子雲也宜哉至順昭陽作噩之歲季春之閏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鄱陽吳善序

牧庵集卷一

元 姚燧 撰

祝冊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冊文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佑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威凡今三年身至太

廟兩嘗祼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
而祠官讀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處宗室亦惟曰
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
美垂無已者多及六言顧于創業之主垂統之宗開我
後人承承繼繼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
心實歉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
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曰太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圜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

勅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丑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于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脩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讋夫豈不能齊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廟包荒有年成宗

繼序憤久鶩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無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漢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明闠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奬厲諸軍修明法制簡拔果藝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飢洸洸汔汔士氣日作睿算伐謀待寇歲至尊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豈巳不務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鋭來加當以選鋒伺閒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

耄倪槼槼降口百萬坐致敉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
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
顒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
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曽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
時下建儲宫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
玉瓚黄流薦祼太室還蹕龍輿徘徊太祖龍旂九斿斣
金于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
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

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未愽民
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為大掛一
漏萬幷覲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
玉冊并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
帝欽惟陛下立天之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
皇帝臣某臣伏惟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

遺體顧踐丕基惟事臣毋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明哲而剛淵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曳其行迨軔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佛乘尚憑陰隲早遂振旅閶闔是崇靈貺用貽旋聞國恤并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冊儲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俾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救內訌往歲鑾輅再

轍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為臣天燾地持日居
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也毋氏劬勞推之眇
末咻仁喣慈百倍為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
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奉玉
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
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歷菲躬是
保慈訓是承

詔制

行銅錢詔 原注至大二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鈔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太祖為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太后睿宗仁孝景襄皇帝

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景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徹伯爾蓋懲前人盡有部衆歸命闕庭及庫庫齋謀為非覬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剎工為列聖報德冥冥下為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已于此月五日奉玉

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
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非在有司一乃心
力以輔余治期底隆平

即位詔 原注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
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年内難之功于其踐阼
曽未逾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
聽所揔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

寶之緒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求宗親議所
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
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
狥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即皇帝
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服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
百司庶政悉歸中書令丞相特們德爾平章政事諤勒哲
李道復等從新殛治其可為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
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澤食天祿者宜

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左丞許衡贈官制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許衡王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之

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
衣滿户外者列履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
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皐而聲聞于天鳳翔千仞必德
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
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歷本于箕
日月而送迎由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
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在垂没世之名于朕心有
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

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容章于下地光靈如在

功之其承可贈正學垂宗佐運寵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魏國公謚仍文正

中書右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訏謀廟堂為相一年而

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具官某維昔開

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冑為我親臣事世

祖至今也凡三朝職中書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

恵亮與大恭遜而温文眷兹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
相絶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揔六軍善調護而長宫師
監纂修以成國史加此重責皆所裕為一德可以寛鄙
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畏視倖利以不貪同
綰餘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
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門求聖與尚友千古
改衣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慙于周
魯方歌功于清廟倏委䰟于玄閭豈意少者歿而老者

存益信理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于漠北嘗爾後
均胙乎淇陽於戲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東之高閣如
失左右手慨正人不止于下泉洽爾靈明歆朕休命可
特贈封謚為懷正翊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
上柱國淇陽忠穆王

索隆噶台贈營國威翼公制

朕聞康王之入端門其從呂伋文帝之來代邸亦拜宋
昌固知非心膂之臣不以付爪牙之任具官某任足以

致遠斷可為克剛以世祖見萬里之明于親臣極一時之選愛其春秋之方盛責以夙夜之惟勤昉試于中俾執干而衛闕旋出之外與受鉞以乎淮㠯移全軍往追叛感既誓捐軀之許敢辭奔命之勞何以報之所未聞者杯盂璨璀以陳上賓雲秩秩之初筵鞍勒盤陀以枝金人避騤騤之上駟榮生如此哀死可無庸建爾于上公即家為國廣綏子之孝子與親共尊靈而有知歆是殊渥可

楊恭懿贈弘農郡文康公制

聲相應而氣相求允謂風流之二老生有封而死有贈式昭恩數于九原其肩隨許魏國者誰歟而目為秦君子則公也故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楊恭懿抱經濟學恥章句儒守四書為入道之階梯持一敬為立身之根柢其辨析則江河之莫禦其操履則山嶽而不移信蠶有績而蟹有筐化三輔喪親之自致無鶉生爰而胖生奥視萬鍾于我亦何加所師授者皆成德

達才有朋來者必忠告善道非商山之幣不起而宣室之席始前由道德禮樂刑政藴之胸故歷象日月星辰指諸掌明朝花謝㪯之精者尭夫何處尭夫君其問諸李邵是皆非常人所企及宜其為吾道之指歸今也則亡誰其能及於戲天下之事日銷月鑠惟餘不朽之聲名闗西之風山高水長尚爾克開其苗裔英靈不昧異渥其承可

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没世而不忘將求若人展無與匹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静其仁方見龍之在田嘗迫天之末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開明敷五典之三為綱肇人紀之修叙身本斯立政條用章頒禄于陜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詔與越三江賛神武不殺之仁洽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蘭省而摠政屬王旅

簞壺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衆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詔進保為傅大德之誓以正易真在先朝之恤雖曰已隆自今日而思猶若未及何功臣之見後復太師之末加豈朕待為于爾其告於戲非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遊乎方訪裔孫徘徊于神道章追刻蜜忌重書棺可

王思廉之考贈恒山郡正獻公制

陰雨膏之由太山出雲于膚寸滄浪清者乃嶓冢導漾

之濫觴即物理已然而求見世德自微而著某官某之考炳禀姿温粹涖事敏恭知惟讀其父書亦不忘乎家學方免在野之並逐猶鴻集澤之未安筮仕其時立勞于國為令雖囿乎百里施治可型之四方收敲朴之威以求得情乎獄拒攉筦之策以堙興利之源得古人用其一緩其二之心故取民也有制非若後世之朝三暮四之術其得民也以仁逮夫中統之建元治最十路于宣幕丕享其身者淵停而雲蓄以昌爾後者天施而地

生由服勤祖宗之兩朝俾迨秩丞疑于二品於戲推予以及其父不于大郡以疏封知臣宜莫如君曷報舊人之共政可

妣贈恒山郡夫人制

婦人之爵視夫若子之貴賤而為尊畀夫貴而子畀官始大而終成寥寥無聞夫畀官子致位將相故人生榮死而死之雖勢之必至營魄有知寵數欽若然猶視嬔德娠賢之何如某官某之妣武氏其天雖未至于顯庸

而盡瘁州縣惟恐利澤不加于民而聲名日延可謂娩德追其子壯美知世祖典瑞于中大官再上食必以見及而不後之隨時燠寒歲賜之服而克翼翼小心未嘗見貶于聖訓者兩朝四紀自宥密而進丞疑而館閣於月旦評者推傳相為稱首謝事而去晚有宮賓之招亦以老辭凡若此者皆出斷機之朴可謂娠賢汝武氏兼有之斯具美矣可

沙卜珠氏塔塔爾贈蜀國武定公制

朕惟他臣之家由其子孫位登將相故襃命其親上及三代皆有國之禮經崇大臣也具官某惟爾家則不然尚論其世雖源遠未分而同出于天潢矧其考博囉岱達爾罕有功太祖立國之初及爾之身承是勲勞由帶憲宗御器械出秉麾鉞疆理四川西起劒閣而東盡夔門勁騎一蹂而宋人去平土城郭壁山柵木假息歲月不敢出犯其鋒非獨爲國震耀武威張今混一之本使爾子孫席是以興接武爲將纘乃舊服亦爲爾家邁德

之祖求他臣家由子孫貴以褒命者語豈同日哉於戲

可嘉也已可

考贈蔡國武穆公制

知臣宜莫如君凡曰有勞而必報推子以求其父父雖

未仕而亦封實原始之敎忠特飭終而追恤具官之考

福寬初由力穡旋致豐貲嘗倒囷以周旋率裂劵而免

負俾鄉鄰傾心而懷惠善頌其家鍾光嶽全氣以生賢

元勲于國祿及養以五鼎年幾躋于九陵於戲世皆流

澤于目前漢汗隨洄爾獨揚名于身後華衮何加尚其光靈服此涣渥可

妣贈牛氏蔡國夫人制

四民之中士無恒產工利器用商遷有無而皆資衣食于農斯古有國官人必于力田由善務本故生子勞而向義多為鉅臣具官某之妣牛氏由生令子當今季朝砧夕鼎之時獨完其宗為歸吾元以開勲為顯諸侯而與其大安享禄養以終循是褒章宜及所自可

太訓之考贈韓國敬穆公制

惟勤夙夜莫踰執御之臣何物暑寒敢曰休安其室屬世皇違豫名路寢以入居方憑几之道揚我又綴衣之庭出恨不攀龍髯而俱上悼其附鳳翼之不終從事孫曾如臨父母最知三朝之知遇加于百辟之等感何以報之先德用章庶其謦者下泉無憾某官某之考秉氣通正為才裕優當僉其國之都議司閒振下民之餓羸者損布為端之三百與米為斛之一千百銀桶之副諸

五金品之亞者初匪千民之譽如家量貸如公量收實以推君之仁示朝信道而工信度種德若此生賢則宜求臣鄰之顯親至師垣之極爵於戲高車駟馬雖不覿于生前克晃桓圭亦足華于生後光之不泯明命用歆可

妣賈氏贈韓國夫人之制

夫封婦命雖君禮臣之所同子貴母榮以古驗今而由異欲彰孝之潔白可後典其焚黃某官某之妣賈氏賦

質柔嘉為心恭懿出宜天北山之李宜爾室家求奉祀
南澗之賓奠其宗牖匪直善閨門之主饋又佐割帑廩
以振飢如聞閫外之姻皆曰女中之士篤生哲嗣實為
親臣於戲由雛伏以引鳳飛故得飾終于下士信蟹筐而
蟬績可以興孝于他門可

妻韋氏封韓國夫人制

惟爾之家世緒紀遠自漢儒賢及玄成父子繼為丞相
傳魯論于灰燼之末實開道統之源至唐其族尤盛女

為后而男尚主與仙李蟠根終始歷數百年其遺澤餘波及爾身者與袞衣赤芾者匹最為近象于魁三而朱幘翟茀以朝何異去天之尺五出門輝輝行路咨嗟可謂極命婦之榮而未正小君之號不其闕與為降恩綸可

中書左丞相阿都台追封順昌郡王制

臣為委質勞于同軌之間君以念功恩以襚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襃

用昭異數具官某力齊嶽負量與川函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閫外賈勇籌邊為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粤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乃心之是期會師貞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于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苞茅有不待風蛇之蟠赤而已飛塵星馹之捷如震如怒祗金革北方之强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

紀羣黎壺漿而崩岑幼主席藁以泥頭瘁事非伊成功
能爾非十年為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于先朝白雲杳
歸于青山清風空遺于黄閣像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
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于神路過者式焉示
絶等于臣隣忠則勸矣尚膺茂渥少慰榮魂可

妻扎拉爾氏追贈順昌郡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
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

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亦大臣
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著用是追崇故
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都台為推忠
翼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
其故妻扎拉爾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
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嬪德不及夫丞相建希
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卿之祿非賁玄
壤曷慰貞魂可

妻哈塔錦氏封順昌郡王太夫人制

漢祖王吳芮于長沙郡史豈及其家為晉武君詁妻以萬歳鄉夫則未嘗王也求能兼者伊何人斯非為臣利用行師有瓴水建髙屋之功則其婦大封封爵無女蘿施長松之好具官某妻姆于華望嬪我元勲貞順範之閨門恭儉化其行里問安輿聖錫宴大明導必中貴人以前坐則外命婦之上寵莫宜于象服光何賴乎魚軒皦日穴同天豈私從其死矣髙風物表人則争仰其生

榮與爾貽謀服我休命可

張弘範贈齊國忠武公制

由弓冶而為箕裘世其家之餘子用詩書以驅鋒鏑儒能將者幾人非資文武之全才安立功名于昌運鎮國上將軍江東建康道宣慰使都元帥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公張弘範統明而敏學沉毅而善謀為二千石則有譽于魏郡嗣萬夫長克用光于蔡國城濟南夾寨卒圍齊盜以梟夷壁漢陰上游式遏荆蠻之

豕突臨長江而光濟拔列郡之後降獨制帥兼守其揚州盡全師反攻吾木柵奮前茅以騎擊居顏行繞十三人麾後騎以鼓乘斬首虜倍九千級震兵威于淮右授使節于江東方遣伻趣三宮之入朝其丞相挾兩王以出國設偽號以干正朔萃亡命而蠢甌閩率趨利之孤軍活坐屠之一郡獲俘不戮就敵是求遂令衆叛以親離猶且兄終而弟及轉偷生于閩海竟滅跡于崖山萬里言旋九重入覲殷腆之祀緒已絶吳語之勞苦甚温

恃為祈父之爪牙而遽啟曾參之手足於戲雖爾身不及識而世祖告策則具存于朕心不能忘在功臣胙土之末錫故即發身之自爰疏賜履之封尚其明靈服此茂渥可

母贈齊國太夫人制

身先齊家所以立興仁之本天昌厥後昭其有教子之方憫爾劬勞寵之贈恤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弘範之母趙氏肅

穆持正含弘有容心静而安惟修善以積慶氣禀者秀能為國以毓賢信有開之必先庸厚報其所自令譽未傳于千古湛恩下及于九泉於戲後之視此亦猶今典章具在逝者如斯未嘗往神其如生可

妻封齊國夫人制

因親教愛孝可移忠揚名顯親報不忘本彛倫所繫典則用彰贈推忠效節翼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忠武公張弘範之妻某氏厚積度源恪遵禮

範紀乎坤道能靜守于母儀正于家人可敦勸于風化親見門閭之高大載加名爵以推崇佩此光榮俾之耆艾於戲寵章所賁推吾永錫之仁慈教是遵尚勵堅貞之節可

納古𠨍封營國顯公制

開國居先亦既攀龍而附鳳傳家有託尤在峙鵠而停鸞非天不享而日斯邁故北京路達嚕噶齊納古𠨍自夫幼學以及壯行擅翩翩佳公子之稱植𫏋𫏋大丈夫之

操嗣為元帥代其耋親虎節相承可謂父菑而子播龍光不爽式貽臣敬而君仁纘纘舊服之數年遽棄慈闈于一旦噫雖功不施于遠而芳其流則多有後而才方將天門之宿衛於中何憾已增泉壤之輝光加有褒章以慰貞魂可

妻封營國夫人制

仙李蟠根天桃華灼既及閨其名族而作配于元戎內佐堂構其父基外勉勤勞于王事棄詩書于馬上髀肉

從消對勳業于鏡中鬢毛未改何為不淑俾稱未亡求斯世之賢者亦為女之士者於戲適從夫而死從子可既令始而令終高為谷而深為陵名必傳今以傳古可

烏頁爾贈營國忠勇公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展我同姓豈伊異人具官某氣鍾光嶽之純金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既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

攜左而塞右膺之背秦語其蹶屐于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之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蔑少慰其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于肇州十二澤期不斬于黄河可

妻李氏贈營國夫人制

佐命飛龍及見九斿之大旆剖符虎節可輕十乘之元戎贈以報其忠勞禮宜均乎伉儷具官某之妻由有淑質莫不令儀鬱桃李之穠華藹芷蘭之芳佩委女齋而

奠牖吉蠲克謹其禴祠之子狩而覊兮險阻備嘗于軍旅實從于疆而于理豈專宜室而宜家於戲雖魚軒未及于生歸以親覲美而象服可由乎死泯不大疏封可

張柔贈蔡國武康公制

風雲從而龍虎騰物有感于類應日月出而螢爝息理無待于他求具官某當聖武蹶山東而北歸旋貞祐棄河朔而南播俾司留鑰兼秉帥麾知歴數之將窮束干戈而胥附珍孔山堅壁之賈瑀抗真定反虜之武仙徙

治保州斬荆棘以立府寺徒戎汴闕棄寳玉而収圖書
事睿太憲之三宗封易淶遂以萬户至世皇移全軍以
成毫偃枹鼓不鳴郊壘者三年懲齊虜削諸侯俾城燕
平板幹可壯邦幾于千里年雖云其耄矣功誰出其右
焉求先朝爵之上公何啻無十一于千百故今朕贈以
太傅實加異尋常而再三又增賁于九原兼及揚及二
代而父而子皆使同大帝之巳封我祖我孫可謂于功
臣而無負庸躋絶等以慰明靈可

妻毛氏贈蔡國夫人制

朕惟祖宗創業之艱必有摧鋒宣力不二心之臣雲從影附克戡多難以成耆定之功是用貴以追錫之榮而配亦與焉於戲非吾將相勲業之家其孰能得之具官某之妻毛氏淑慎柔嘉涉臘書史在金叔世實與蔡國同其艱危及後為顯諸侯憤世婦人不悍為俗寧殄其夫之後不使媵侍在側者而獨善逮其下藹有恵及小星之譽男女二十餘人教養不異巳出故敦勸閨壼者

不舉是為師先朝旌異之賜衣一襲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者其不信然死既同穴而追封者其可異諸乎可

牧庵集卷一

牧庵集卷二

元　姚燧　撰

詔制

楊爾昌贈壽國安惠公制

人之祖其木之本培植既深曽之孫如幹之柯散分斯茂比切雲霄于千尺豈濡雨露之一朝具官某生際時艱役編氓籍雖迹沉浮于里社而名表禄于鄉閭德邁

乃身盡力菑畬其地澤流爾後聨芳侍從之臣矧侍前
皇有聞今日茍不上推其所自爰進丞疑何以下詔夫
將來用光冥漠可

妻富察氏贈壽國夫人制

姆名門於遼右鼐華望之弘農言必女箴動循婦道篤
生奕奕之令子實為洸洸之武夫觀其臨陳以捐軀于
時蹈難可知卜鄰之提耳平昔教忠矧曽孫以宫臣為
儲貳之傳友上推德澤皆發慶源於戲朕之贈右揆而

勲護軍疏恩已極爾于轂異室而死同穴受祉不那告

第以茲制綸欽若

楊德崇贈壽國康懿公制

嗣于人而合于天徵書惟信非其身而在其子從古已

然源不浚則流豈長弓必勁而矢方劓取譬若近為理

則同具官某自葉流根去華務實以名聞于裕廟遂驛

致為邸臣不大其施以昌爾後膳祠主客郎官所職之

殷繁嘉吉軍賓閣老相資而損益生而有光于門户死

者何憾于泉扃位亞師垣辰矣三司之列寵加公袞歸然九命之尊伊爾明靈尚膺茂渥可

妻陳氏贈壽國夫人制

以育姜敬仲之遺苗歸有周揚侯之餘裔合姓皆神明之後生子宜禮度之閑進長儀曹近清光之尤切動咨閫老率舊章而不忘因觀從槖之能然皆出斷機之所自秩上公以九命既疏大國之封開壽域于八荒宜正小君之號用資告第貞魄是承可

王守道贈壽國忠惠公制

臣之邁德固將流慶于後昆王者念功必使被澤其先世肆即下地爰進大封具官王顥之父守道生值時艱出膺人傑屬金源之南播屹恒鎮而中居彼猶冀死灰之然而潛出代交之策誘同官以所部曲殲都帥不遺稚孩佐太尉之孤軍雪讐恥復連城以千里盡返故常鴻集之氓遂其奠居梟悍之卒戢不為暴用輕典以刑新國克遠省以任舊人損户籌征折券恤匱故歙惠

者相率而尸祝其聞風者或形之詠歌非獨專乎軍諸兼亦正夫侯度帝曰嘉止璽書爛雲漢之章民曰異諸金節等河山之誓於戲功宣一書而足爵宜九命之加矧有子嘗任其股肱尤可厚飾終之典雖若汝不復于骨肉必猶多用物之精其克欽承尚永無斁可

妻封壽國夫人制

凡曰有官之君子克愼其終亦惟主饋之家人能勉以正典既所天之加恤義無同穴之見遺某官某之妻姆

張懿徽婦主貞順令閨門之不出莫宗牖之必親齊國
賢妃繞警雞鳴于昧旦魯侯壽母未聞燕喜于期頤合
斯異代以觀有不同年而語眷以辨章之廩祿何報春
暉服其裕聖之笥衣足華歲晏居勤纂組而無逸動釋
几杖而不隨受祉之那比隆安有亦黃髮之良異者而
素心之所慕焉於戲開予壽域于八荒毓封先汝進夫
上公以九命濟美後人可

耶律祭酒考贈涞水郡莊慎公制

臣克厥艱而始明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
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
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具官其中書猶子丞相
從兄宗承遜室之遺苗禰祀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
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詩禮之敦于以見平生吏紈袴
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
衣罔於千仞奉先惟孝雖耆耋于禴祀也親焉接下以
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

而必聞惜棄世于九齡負為國之三老於戲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哀寵即封用昭章于疑墓嘉誄以副殊渥罔遺可

王思廉之祖沂贈恒山郡莊惠侯制

商容殷臣周武過閭而必式廉頗趙將漢文制敵而尚思至公因見夫古人褒善不嫌于異代某官某之祖沂言出無擇量深有容當天步未改玉之時明刑書為亡金之用立人由己飾吏以儒始知法以佐州尋假令而

為縣以不揚威于長吏斯免濫罰于平民不惡而嚴雖文無害伍符尺籍事專司六部之間駟馬高門報願在百年之後有孫四紀及相兩朝晚年嘗作容夫青宫時竟遂明農於緑野遺榮若此垂裕尚多於戲父為士而子大夫爾知守死生于葬祭考贈公而祖侯服朕誕敷隆殺之等威尚其光靈歆此明命可

祖妣贈恒山郡夫人制

求世德于上古神明後者莫先于帝高陽屈原云然亦

豈顧後之人哉惟自是屈節雖不可譜其次傳則汝為其遺苗從可知也然自佩繽紛于繁飾及夫曰黃昏以為期思公子于芷蘭不言而喻貽下女以杜若無忌可知溯厥芳聞宜茲象服於戲敎爾孫導其先路既竭其力以事君恐王毋懷乎故都俾從夫爵而啟宇降斯寵命賁彼幽扃可

贈焦德裕考制

我國家禮御羣臣凡有位躋乎將相恩推上世必皆字

啟于公侯匪專勸忠用以光孝具官某之考某生當立武之日負其先衆之才既長千夫將經百戰每獲俘而不殺其久奴而必民化盜賊而為善良振饑羸使遂生活方亂離之靡定而仁惠之兼施自他人若是之有為而平日皆在所可紀由為子之束于貧賤故世德不能以昭明則爾後之熾昌亦式穀之教誨夫既一門各盡其道可于九原不顯其光可

焦德裕贈恒國忠肅公制

事膂太憲以及世祖可謂圖任之舊人官趙蜀源而盡東甌亦既牧寧于新國于勞庸之是迹何甄録之可遺爰啟大封用貽幽壤具官某忠壯而信厚剛毅而純明皆得自天且資以學當王略經綸之際適金源逋播之秋覆巢太行遂武仙之首惡引翼開府雪史帥之血仇從後踵董漕于川中尋持憲省風于隴右行役之遠聲名益延及太師之濟江乏才臣之謀閫自家而起秉傳以從既同輻裂之軌文又翦彙興之莨莠為勛之夥枚

舉豈殫方分省政之參俄有邦光之殄於戲永辭白日

佳城鬱三千年不及淸風黄閣留一萬古可

納喇追封蜀國忠武公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于禮經用厚加乎愍册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為選鋒迅與鷹揚號為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反郊之總戎之制閫來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為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即下令于

轅門已折衝于樽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亞策孫吳之可方入阽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予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戲堅城每摧如斯宣力于兩朝何止出奇于百戰於戲降年弗永為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壚故壘即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可

伊蘇德勒贈蜀國武襄公制

遣戍以歌采薇命于天子者為將三世故國非謂喬木名曰世臣者即戎百年生而他人孰可方之没則斯朕所甚愍者具官某川涵而岳負玉裕而金相受鉞于成童之年交綏于大敵之陣觀其進退以坐作得於生長之見聞勇必冠軍功則推衆非有是為將之體其何以服人之心雖崎嶇殘蜀之餘久纔五稔顧敉寧平宋之後艱已百罹置郡縣于夷蠻斥邊疆于甘肅或分使節或秉政鈞自陜右而雲南蹤辨章而丞相勲亦懋矣年

則未馬何期立極之新而失圖任之舊於戲乃祖乃父既不異乎錦里之封爾子爾孫亦可同是蜜章為刻光靈如在明命用歆可

張弘略贈蔡國忠毅公制

保塞承勳孰曰將門之無種陵川受學兵推師道之有傳既不墜其治兮而復敦以詩禮方資用世奄鬱佳城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弘略易武以文克忠由孝在憲廟已頒其虎瑞故世皇游致

之龍光會盜發於東秦加兵助乎南紀援徐方之傳檄
夙料如成當炎夏以交綏宵奔已墮歸守衛士兼長儀
司賜金釦之卮被錦粲之服以中奉秉宣麾於淮浦仍
前授移使節於洪都大憝既殲餘孽何賴超參南省之
機政隨開北首而棺懸雖未陳夫襚衣猶及贈其褒衮
於戲乃公既邦之蔡無庸改封其家有廟於燕可從與
享精爽不昧明命用歆可

秦國忠翊之弟巴克實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

繄朕聞汝惟昔在軍謂人集菀而已集枯羨烏烏之暇
豫何寸有長而尺有短投龜筴之卜居道理之安死生
奚計某剛毅而明敏貞信而沈幾逃自叛王棄其盡室
義定君王之分石可轉而心靡移恩輕妻子之私裾雖
牽而首不肯遏其歸以萬里始克覲于九重帝曰嘉哉
世所難者故其賚賜之物俄然充牣其庭或為廷士于
中或將邉兵于外居無常所至則有功月旦之評士咸
高其一節春秋之筆史無待于他書不有褒章何發潛

德於戲恩如爾家之奕葉能令名者幾人封依尺國于
拂林蕪位崇以二品靈而有識生氣凜然可

楊福贈壽國武莊公制

所遺乎死丈夫横尸于戰場其凜若生太史納書于幽
隧人臣斯得天寵何加具官某方初入官于遠行役第
知爭先而賈勇何有反顧而蓄疑將工礮之萬夫壯軍
威于千里志恢王畧恨衣帶不甘南紀之存䰟毅國殤
狥抱鼓以示北方之矯與馬革包棺以奚異詎蜜章納

壤之末間展也與哀為之賜謚爰加美號忠期昭白于

廣庭式慰明靈制許焚黄于神道可

馬實贈扶風郡莊惠侯制

惟仁者為能愛人雖甚急賢才之得觀遠臣以其所主始可精淑慝之分故世皇大公其心致多士善用此道具官某栖身巖穴屏跡市朝既力穡資其讀書復懸榻慎于取友用先正魏公之薦得温室省樹之觀問惟對以國言事見可于天聽賚衣在笥進秩題輿萬里之塗

韋車共期到遠九仞之山止簣不顧為高竟自遂以終身敢維憎兹多口傳家有子應宿為郎治膳司主客之殷繁酌嘉吉軍賓而損益諸有疑貳皆資老成於戲克對無羞皆汝教忠之自或靈有識欽予追恤之褒可

蒙克特穆爾祖考伊蘓追封秦國康惠公制

朕禮遇臣下將責其報上而効忠故先之惟親而立愛人曰予知不力善烏得夫令名祖以孫尊必既貴乃推以哀典尚書左丞蒙克特穆爾之祖考伊蘇鼐我高后

予爾先人聞為世之所賢奏遣伻而將致由渠既耄辭不能往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學有自而來不乂譽如是之力春秋方富初供奉乎東朝夙夜惟勤載徒征于西域託椒房之親以為傅乂居畫室之館以鞠帝姬雖一話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即其時皆書之冊視他日取用為模至今天府所藏尚存擇古地官爰加以贈於戲予兆民以敷五典生不及邦教之是司公九命而勳上階沒其與子封而為亞英靈不爽幽賁其承可

祖妣克哷氏和斯納蘇贈秦國夫人制

婦人能動循禮度既宜室而且宜家王者之加錫號封不從夫則必從子存亡奚間古今所同贈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秦國惠康公之妻尚書左丞崇克特穆爾之祖妣克哷氏和斯納蘇貞静而幽閒柔明而茂淑德實在已貴不以夫由嬪椒房娶妻必食于河鯉爰從戎輅大人未造而淵龍由託子其王姬是用尊為傅毋盛哉車服之出入尉為門户之光華生子則賢既聞闕功

成于萬里有孫而相亦崇高位至于三公何爾身不及
見之斯朕心所尤惜者於戲髙后之明並日月生及依
其末光夫人之行如山河没可忘其幽賁大秦啟守貞
魄用歆可

考崇福使阿實克岱追封秦國忠翊公制

贈以褒忠凡善無微而不録名取副實夫言有大而非
夸惟遠藩之舊人及承事乎列聖匪封大國安賁下泉
其考昔在憲宗未登宸極初因太子同生于其地故即

在軍鈞錫以是名嘉與帝姬共其傅母臣求愛遇于當世人譙過諸女采撫鞠於內庭妻亦賜者逮六飛之巡蜀秉世傳而超燕世祖異觀宗臣不劣所欲則與之聚為猷而必其成屬叛王阻兵于北荒致懿親絕使于西海責從間途以往奚翅乎十萬里之遥竟懷重寶而歸已忽焉四三年之久最其勞勩無與比倫報宜其身顧後者天命由出舌在今其子補宣專乎家閫用方頼其餞流設爾無是之雋功亦朕不遺其哀典位崇太傅何

及鍾繇虎賁之共舁守啟大秦足表造父馬迹之不至

英靈不爽茂渥其承可

李道復曾祖考執贈韓國公制

於傳有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易亦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何天道之應若質劑而取償而人事之脩如菑畬而望穫具官某之曾祖考某尚論其世孰踰其家自後唐僅十五傳至今代實四百載秋闈戰藝嘗從退鷁以俱飛晩節考槃遂卷屠龍而弗試猶不失一鄉之善

士矧其資上黨之素侯源濬也則其流長城高者由夫基厚宜爾來裔為我藎臣一乃心之是期百其身以奚恤與同休戚嘗憂杞國之天不大聲色再抱咸池之日將以圖報惟有疏榮故于三代之相承旨以上公而為贈於戲汝為其曾王父雖不及股肱于廟朝朕命以子大夫尚或可肉骨于泉壤光靈不泯恩綍用歆可

曾祖妣郭氏贈韓國夫人制

内言不出于梱雖無事之可書大孝能顯其親凡有功

而必報此古聖人勵忠之意亦士大夫反本之心某官某之曾祖母秉德淵純移天令淑正位乎内利家人在饋之貞以禮自防見君子采薇之説遂衍曾孫之慶用疏列土之封精爽有知欽承惟永可

考贈韓國忠獻公制

九仞為山覆簣其址百川學海濫觴是源因於已然而即觀莫不積始而至厚某官某之考某淵深而智山静而仁當勝衣弱冠之年奮前驅執殳之役以從王事為

馮忠靖周旋者勤不告勞能審敵情效余華明成敗者
算無遺策後移漕幕與府佐所至事治而言行在乎他
人自足為賢而推爾能猶未言善屬裕皇妣擇乎師友
俾予孟入侍于皇孫凡太后之所如必耄年而不後輿
疾河内道卒冀方其盡瘁以事為如何于無德不報之
有待遺成廟違棄其萬國與先帝臨御于四年洪濟于
艱嘉猷是賴兩扶青天之紅日一新黄閣之清風能蹈
難而不辭實教忠之所自於戲觀子可知其父乃古人

不同時而云然事君能致其身則今朕與偕行而見者生負為明堂之八柱没宜享清廟之六瑚爰啓茅封式光蓬顆可

母王氏贈韓國夫人制

婦人能循禮度既宜室而宜家王者之加號封不從夫則從子死生莫間今古所同某官某之母温恭而懿微柔惠而貞順觀其儀之不忒宜爾子之曰賢會姦宄何鼎湖之格天潛圖内難賴忠良辨虞淵之取日尋復重

光如斯借筋之籌皆出斷機之教延登伊始追錫維新爰循從爵之封庸示歸魚之寵尚斯冥漠少慰靈明可

妻贈韓國夫人制

國家以名器之公盡深求于崇報夫婦乃人倫之本宜並著于顯榮爰考典章用敷寵數某官某之妻賦柔嘉之性凝婉静之姿嫓于名門素守女箴之訓婦此良士峻居儲傅之嚴所期夙夜之相成不謂死生之有間慨駒隂之不待失同依日月之光緬象服之是宜尚足表

河山之行進封大國正號小君庶其營魂歆此嘉命可

妻封韓國夫人制

王政重于報功國風本于正始齊家有道内助臣忠賞爵惟公尚從夫貴以厚人倫之別以彰婦徳之嚴某官某之妻懿敏柔明雍和專静遵選蚤由于名閥篤恭密侍于慈闈嘉若令姿歸于重輔行學素足乎已富貴尤虚其心義調琴瑟之和禮飭笄珈之盛俾爾壽俾爾昌熾豈惟偕老之榮在其身在其子孫孰愈兼全之美克

膺寵渥茂介禎祥可

牧庵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牧菴集卷三

元 姚燧 撰

序

讀史管見序

宋社既墟詔令湖南憲使盧摯以内翰籍江南諸郡在官四庫精善書扳舟致京師付興文署以故宣之致堂讀史管見亦歸興文自是庠後學之士廢讀是書大德

辛丑燧持憲節使江之東物色久之明年得本旌德呂氏之塾而劉安官校是邦會其月廩師生之餘穀充于庚而錢羨于帑足以備工俾翻刋焉因憶曩遊江西閲編修宏方掾此省出管見藁數紙曰斯公遺墨俞秋山故物也嘗貽其子壻黄有開有開貽宏宏敢以上之先生遂受寳之踰十年矣併摹卷首每笑鍾繇求蔡邕書于帚誕而不得誕死至發冢以取其癖如是觀公今書于用筆精未必逮邕求邕書之存今者止于獨斷惟箋

漢氏名物豈若公于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千狀萬彙叢臻其前一揆義禮之正襃以勸善貶以誅惡使地下之人寵受華衮恥蒙市撻其效法春秋扶植人極之功何邕所敢跌及復哀其時邕死孔融思之以虎賁之貌惟肖飲必引與之同賦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非是藁世烏乎知其寃削之勤已精求精已密加密垂後之不苟哉足使學者不煩發冢可少槩見公書于今移融之慨歎夫尚有典刑者不在虎賁而在此

也其書已貽之同門友許約安求為序既喜是板為興文之始兼疏其得藁之由與今所歸以諗觀者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蘇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

意而新竒為説特抽綱目所有彚而為編雖刋置凡例之後猶不謂僭而校官劉君恭方刋胡公讀史管見于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于旬浹遂取㣲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㣲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亾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

為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㣲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㣲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録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㣲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為

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于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亾國之餘且然豈于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刋正者也凡例又曰有

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謚者故曰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措可旨脗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均失而

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遠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于統大有闕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䫋者度不可以户説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唐詩鼓吹注序

鼓吹軍樂也大駕前後部設之役數百人具器惟鉦鼓

長鳴中鳴觱篥皆金革竹無絲惟取便於騎作大朝會則置案於宫縣間雜而奏之最聲之宏壯而震厲者也或以旌武功而殺其數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為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永歌之其聲亦可薦是歟嘗疑遺山論詩于西崐有無人作鄭箋之恨漫不知何說心竊異之後聞高吏部談遺山誦義山錦瑟中四偶句以為寓意于適怨清和始知謂鄭箋者殆是事也遺山代

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視爲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以易數寒暑之勤旣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其又鄭箋之孔疏歟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于鼓吹之賠𢢍稍而導繡憶者似已飫聞晚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亦太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亦有時乎爲用也兵志有之不恃敵之不我攻走聞江南詩學壘有元戎壇有精

騎假有詩敵挑戰而前公以元戎握機於中無有精騎孰與出禦走頗知詩或少數年使得備精騎之一曲横槊于筆陣間必能劘壘得儁而還惜今白首不得公一振凱也公由陜西憲長以宣撫使廵行郡國河淮之南欲序故燧書此

馮氏三世遺文序

古之人道德積躬而孝弟行于家風教及于鄉而勲名流于天下後世父基而子搆祖塗而孫𣫍存乎當時譽

紳榮之埀之于今竹帛煥焉是之謂世德之家如揚震袁安四五世迭為三公桓氏世世為帝者師與後漢祚相終始下乃唐之房杜八葉蕭氏其間彰明較著者尚多由是以來有志樹立門戶者夫豈無其人哉然不一再傳子或不才孫復不令仁義之不修詩禮之日捐從業下逐百工衆技之利自混於齊民能不觸刑辟以及其宗祀者又於不才不令之中有絶俗之識者也嗚呼世德之易賣而難傳如是者果天歟天未嘗禍善人有開

于始而無聞于終有先于前而見羞于後者必自夫人為必人也耶簞食豆羮為物亦薄矣吾之與人猶必揆之于義以裁其當否况如天者將畀人以世德寧不靳吝愛嫪誘之于冥冥相之于昭昭俾繼繼生賢不墜其世者未必人力能致然也馮氏由中義擢金天眷已末第中順通議右部以及今奉議凡五世儒仕鬱為清風素望之家者百四十有八年亦庶幾古之世德人哉子休復進學方力諸孫蓁蓁紅蕖碧蕙頳發庭下又如是

來者之末艾也求今喬木故家可申乙者輪指不滿四三嗚呼亦有非天之為者中順以中議卒官同知山東轉運時年五十有九故甫年六十以同知橫海節度致仕通議以同知集慶節度亦六十致仕率不滿年格而止不盡享有之留為裕後之謀若良農之休其地力而不竭其出也然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中議之文逸不可蒐輯中順白雲集通義松庵集右部常山集奏議皆板之行世矣目曰馮氏三世遺文

俾燧為序曰夫人之言為聲聲原於氣中順之氣勁故其辭簡潔而峻清右部之氣和故其辭温厚而優柔通議之氣粹以正其學綜博而趨約故其言之見于誕布除拜吟情託物誅姦彰善者剗戞陳言一以經史為師淡麗而不諛奥雅而雄深多體而不窮視金諸作寂為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嘗致仕居嵩山之松庵以故人多不敢官公第曰松庵猶魯人於石守道曰徂徠然

奉議名岵僉河南北憲事

紫陽先生文集序

紫陽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間少師獨畏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由其為河南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按部洛西識燧于幼稚迨少師棄長尚書幕隱居蘇門輦致子之以不力于學數加困楚先生聞而馳書止曰某令器也姑無為是急其蚤成長自不爾先生四子保垣萬駒緱山嵩山皆中下殤既俾弟之子元楨嗣其職世祖以王敎起為京兆宣撫司叅

議年七十其歳乙卯卒乾州四女長適張篪者相失兵
間次王亨皆前夫人劉出且卒執亾妻手語夫人吳曰
他日無醮他門必歸姚氏後是四年燧壻其家得覩還
山集者于夫人所夫人襲先生還集實有甚至不以付
三壻夫人卒亾室在蘇門其書歸王氏亨亦不得而有
次姨自櫝之後燧為泰邸文學亾室求之百至不可恚
而與其姊絶尋卒刺膠州子子監江州路位總管上者
晦求叔之亦不可李姨適任良及主荊門長林簿求先

生書與俱十一帙中止校其四時晦巳卒弟曙也自江州來長林省其姑録四帙歸後亨子某壻昭文館大學士楊元父其母亦卒得疾喪心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之三年當大德癸夘昭文子寅由為南臺監察御史過華陰于王氏敗筒故書間得其七帙寅槖以遺燧思四帙在季姨所者他日必合而一會季姨終良喪携其子某親迎吾家舟及齊安亦卒燧傷之曰嗚呼何是書之多艱哉今年四月曙蒲秩南剱録事將西入秦求七帙板之

建寧書坊過宣𤦺以寅所授授之因慨晦始受學先生常面命之曙後先生卒一年而生顧能成其兄志而文其祖書行今與後先生弟而慈孫哉若先生鄱國世家傳次及平生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為闗西夫子者有遺山江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故𤦺著是五十年間幽鬱于昔將昭章于今者于篇終云

郭野齊詩集序

古之人武以戡亂文以守成顧時義焉何如遇斯為之

今為士者事會之來縮項惴讋不敢一出而用其學自
班乎武人成功之間無已太固而拘乎嘗聞郭野齋公
自其未冠而為士子時喜闗弓馳馬讀韜鈐書其先公
禁切之每不為止交遊或近狂之而弗善焉迨筮仕也
連三佐戎幕用其畫軍旅率輙效而先公始信其他日
果繇武立勞者會至元丁夘大集諸道兵襄陽張平宋
本一時材武智計之士莫不繩聯輻湊各試其能長圍
之下凡六年而拔之乘破竹鋭浮馬筆渡江乃得專一

旅之衆跣蛇茹蟲崎嶇楚越之徼以蠻獠之鷙岸詐諼曾不敢少懞其鋒既懷柔者必仁存而信撫之使人不知有易代之懼又握虎節以卒于軍今縣官故事職乎民者子孫或不必世能世之者率職乎軍父死而子繼之兄終而弟及之如漢之徹侯以故其子嗣長萬夫而始弗善之者自妟其言之迂狂桀頋瞠目若不可少望其遺塵嗚呼亦諸生之壯偉哉燧遊餘杭都漕冠公理賦兩浙曰余野齋相好者子亦有雅一日焉今嗣詹戊

是求序其遺集子容讓為因得讀之盡卷為詩六百餘首曰嗚呼子曰詩可興可怨今之詩雖不得方三百篇可攷以知國風與王政之小大要亦繇于吟咏性情有關美惡風刺而發非徒作也矧其善為形容所遇如函夏鑾裔之山川習尚諷之如人身履其地史氏斷章取之亦奚異于觀之風其有咈吾心感吾心而出吾口者直至而激烈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為誅姦之屬鏤也今也同時按蹟襄陽材武智計之士功與公等位與公夷

與或過之者將千輩而有一言若是幾于道者乎則公兼衆人之能在衆人則不敢覬公之至也公諱昂字彥高始知山東統軍司事改經歷官再經歷襄陽統軍司擢副沅州路安撫使同知沅州再副招討沿邊溪峒使俄陞為真改虎節長萬夫戍撫州遷廣東宣慰使仍虎節將本軍以卒嗣侯震也輯其遺文板之播曉一世曰吾先人非獨功如是有言又如是其能子哉

余讀陳杞世家敘舜禹契稷伯夷伯翳之裔于帝王與顯諸侯曰有本紀言有世家言獨于皐陶封英六曰無譜嘗爲之廢卷曰嗚呼英六建國也歷虞夏商周四代之間將二千年由無譜雖以太史公之綜博猶不能推柔其世竟與滕薛騶小不足齒列者同歸于弗論則清風素望之家子孫能完有其譜不隕世德者豈不難其人焉此歐公取以表宰相世系于唐書也然惟世事搢紳者知尚乎此其或從業不儒纔四三傳于所宗親猶

不能舉名曾高況族從之遠而著乎千歲之緒一朝而微絶其發太史之歎而見比英六者不知他日幾何人也近世惟吴氏從五代晉少帝降遼為名臣之三世三相國陳秦燕秦燕皆中令中令而下官少異矣然繼繼搢紳至提舉鄧州學校君八世宗從百數十人非君死生一譜于板蕩之中不使其遺裔得見先德之盛于今曰嗚呼其善為子職者後君沒之十九年至元庚寅子京出其譜而見其然且求叙君樗菴集因伏讀終帙得

古賦三古詩八十四律詩九百八十七樂章三百二十表書啓五十四序引三碑誌事狀十三祭誄一青詞祝文九十二牓疏十一凡千五百七十篇非其中閎肆該蓄能是富多乎哉聞君在金季也年猶甚盛已受海內聞臣譽士之知書候其門必曰內翰益已與其不蹈是地不足以盡其學能今斯人者復皆淪亾顧求君故人子及識之垂髫中若燧者耶亦足為斯集之悲也竊嘗泛觀大率古人之書不行其時而傳諸後故其時之人

及見其槩有不若後人之盡其完則斯集之所悲豈非適為燧所幸歟夫讀其書必知其人質者拘窘捘者游誇近者膚卑豪者峻宕剛者麤厲而弱者氣之與夫徇今者陳茶戾古者無法範艶者遠實喜異者艱崎失志者詆訕躁淺者迫切而挾數者詖傾其失非盡乎此也惟所性中正宏厚者故能優柔而明炳洞暢而温醇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徳者也斯集有之然不苟作尤致意于朋舊患難死生之際亦足為後學篤倫理之師砮見

如此異時者出將以余為知言云其出處詳見故河南府提舉學校李君竹齋所撰埋辭又聞平生于遼金右族字名官勲世數子弟及其外氏何人皆能默疏而備言我外舅索陽翁嘗勸其為書豈將資筆近鑑耶惜不果成也京今嗣為州教偘偘自持操置門第甚高其姻與友必求其類真不隕世德者其喜譚遼金世族益習聞餘論庶其能成書乎

盧威仲文集序

一元之氣不能皆陽故陰時出而乘之然而制陰者必陽也世道不能常泰于君子故小人迭出而否之然制小人者必君子也古之人往往於和光同俗之中寓其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何心哉順天道也一小人生而君子必與之並生焉生此者所以制彼也仲舒汲黯並弘湯而生張猛周堪並恭顯而生朱雲梅福並光禹而生天意可知矣是以鳳憚王章賢憚王嘉覽憚陳蕃冀憚李固操憚孔融諸武憚仁傑仙客祿山憚九齡守澄憚

劉蕡冐鑄憚韓愈憚之者人也所以使之憚者非天乎
吾友威仲之生其將使世之有所憚乎其天以傾世道
之陰乎其文吾不得而多見其大者矣甲辰一疏奪權
人之分而其立可使蟹匡范冠而蟬緌夸者知位之不
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誼如此垂紳學
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言而言之者必
威仲也巨憸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
鑑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湛浮田

里嘯傲江湖此自古忠臣志士所不免威仲身詘而道不詘矣余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于氣氣根于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為威仲之文益君子之文也抑余有聞年有少壯老之不侔氣有明昏憊之殊致故為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則一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又曰是集義所生者夫如是謂之學此威仲所

素講者余復誦而勉之

高麗瀋王詩序

天下之事以古方今不異則同異乎古則同乎今異乎今則同乎古異必一居無有若高麗氏之古今兩異者姑即已事而觀之始晉惠之永興盡宋文之元嘉偏方立國若成李雄代什翼犍涼張寔呂光南涼秃髮烏孤西涼段業李暠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後秦姚萇西秦乞伏國仁燕慕容皝垂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

合是數國之年取其兩端冲少不能踰紀沮渠不及四十年一何促促若是耶庸以較夫高麗氏王建立國于唐明宗長興壬辰歷晉漢周金宋以及至大庚戌傳二十八歷三百七十九年垂統之遥繼序之遥昭昭况賴聖世億萬維年其來猶未艾者獨何修而臻此哉豈負固海隅中土之兵不能以至歟將善于事大不失其貢職歟將修明治具禮樂刑政維持之效歟抑箕子之澤百世而不斬也吾所謂異古者此焉耳其異于今均之

曰王異姓之于天宗有間也然宗王雖受封大國同升虛邑何也未嘗祖別子于廟入民則天子使吏治之其府雖得置監郡與府屬皆請而命諸朝而刑人殺人動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賦詩為斤纔一猶不聽下令擅徵發其地皆輸之天府歲終頒之其網亦密矣遇高麗氏則不然有宗廟烝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專行其國征賦則盡是所轄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若是而曰異乎今者然乎非敵最

二祖之所併包何翅萬國其苗冑有世其土而王者乎雖牽塗人之䄂以問之亦皆曰無有萬國獨一焉世祖又為乃先生降以安平帝姬追封秦國實生今王于僞為甥而妃又裕皇元子晉王公主父子先後連姻帝室當儲皇之救寧內訌也王與定策故皇上報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瀋陽王駙馬都尉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後以宗王封大國者惟一字遂與同之又原降制惟曰瀋王進尚書右丞相加推忠

揆義協謀佐運功臣湛露恩光可謂無以尚者其相與參軍踵門謂燧曰詞垣之臣不可不有詩也君為序之翰長乃帥其屬共為賦頌褒揚揄拂歸美聖德歌功台階其聲鏗鍧若金鐘大鏞之戛乎虞業焉其文焜煌若山龍藻火之撝乎繪絺焉既不遺于一善燧序先之則為箕舌之粃糠有譏其贅者矣

遐觀臺唱和詩序

遐觀臺者今常之無錫丞前南陽府教梅谿楊蔚彥亨

之别業也其偏則致仕翰林承旨王公鹿菴所作用筆高古神閒韻逺真天下之竒書哉彦亨自賦之外詩若歌者十有三人余識五人曰樂吏部梁兵部李庭實王繼明張毅也其八人未之傾葢焉捧玩披今名篇俊發諧互鏗鍠嗷繹通暢金石之音未足以喻其正而麗也摛藻煥輝絢爛奪睞黼黻之繡未足以方其實而章也二十五年余罷直玉堂之明年彦亨亦秩滿無錫聚居穰侯之國余忘為詩君先挑嘗焉日夕和賡浸淫巻軸

顧余豈敢追配大雅然騏驥千里駑馬程以十日或猶及之是以竭力蹷倒景之後而不辭也于是之時彥亨求序梅谿唱和余莞然笑之非求序也特詫彼十三人者之能言相媿焉耳雖然子見夫善奕之與拙奕乎拙奕獲偶善奕則其智日增善奕之避拙奕則懼其術之退也君懼退術耶余智烏乎增將日負博局而惟夫子之是從也

壽麗禮部母夫人詩序

古之人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父丈夫也我丈夫也身以接之何嫌宜若不待由子而知若夫母也則非有親好於平日有不得一躋堂陛而跂其几杖非由子以觀其知有無從者益迹其已事也天下之人惟善其常而變故欣戚一發乎情必善常其變而變其常而後欣戚不干一授以義方龎詠之銓官海南也去京師萬里冡犯炎瘴蒸如毒厲而至于海舶涉洋矣蕩以春雲之濤引以排山之風幸其既岸始礪兵負甲以鬭朱脤之獠

出萬有一生之塗踰歳不可必其來歸亦至戚也使母夫人如他人去其子百里期盡旬月而反煦煦以節早夜時饑渴爲戒繼以牽衣相泣者則詠雖勇于功名亦安能斷襟以去乎哉其果爲行由夫人之能勉以君命之不可反汙臣職之宜于賢勞也故曰常其變然詠嘗御史裏行嘗修撰翰林今爲小宗伯皆清列也鄉距京師可再日而至其養則膳服足以華悅其口體其遊則貴家姻里願賴其儀法亦至欣也而夫人猶不輕去先

人墳墓以安享有寧家於淶水之濵視榮耀若無與已然者故曰變其常諺曰不啼之兒誰不能持嗚呼如是求之其情與義有遯而不得者乎至元二十有三年燧始識詠于燕後是七年相遭武昌是年如海南皆數夕而别元貞始年始同官翰林入同事而出同適離次而間暇計始至是踰一紀矣可訪親好以縻官于庭無所為而至于淶故于齊堂陛而跂几杖且不得而遂焉矧齒其年乎哉惟知生以四月一日詠自善為文凡廷臣

之文者率作歌詩為壽燧欲序之前年妨以史事去年
廹南歸令閒退于郢無㪍孶李中故書所由為序示詠以
致三千里之賀

王憲副母夫人九十詩後序

常讀詩禮之言而知其祝壽考者恒在于有官君子也
聖人之心非不欲四海之民盡然頤其勢有不可必得
而其仁止于不饑不寒無金草以沒其齒而已矣君子
則不然責以其治代天工也效以其澤及斯民也縻之

以好爵酬之以重禄王者既崇高富貴之故人之蒙其賴者其報惟有壽考之一言曰庶幾乎由吾是祝而永年可悠長父母吾也嗚呼君子之于民有父母之道者也非生而出之者也而民猶忠厚若是况君子于親託其遺體乎則其祝壽考者將什百千萬于斯民之于吾也匪徒祝之又以其禄養之卿士有家者也以家養諸侯有國者也以國養或曰民之無國家而壽考者若何而為養曰漢民之長吏存問歲時致帛絮牛酒者猶其

遺意也允中方為河南北憲副有官君子也毋氏夫人
年今九十壽考者也食四品祿家養者也養有祿故能
備儀物備儀物則可愉裕而無憂愉裕而無憂則壽考
者益昌延而無期矣允中以黄髮之子奉白髮之親篤
其孝者為何然然未嘗觀木之稚也氣鋭皆上聳而挺
直無求依其旁其老也勢竭皆下𣟴而婆娑有求質于
下亦理之曰自然而人亦或有不是異者也則夫以髮之
親撫黄髮之子益隆其愛者又如何是皆足為吾身昊

天不予者之深悲矣余識允中十年于今未嘗言及其親己丑秋遣其子銘持諸賢為夫人序詩八十者二十人二十五篇詩序其九十者二十六人三十三篇編為兩軸最之為四十三人五十八篇益有同是一人先後兩賦之者或累篇者其孫錫於其王母不得比之他人宜别之嗚呼多乎哉大而庭臣之賢下而髦士之良稚髦之不必齊其年也戚疏之不必一其好也亦容有不得升堂以企望夫彤管之儀者焉而洋洋誦歌若是于

以見凡先中交者皆毋之訓也然反拫而覆誦之猶病其言有矛盾者旣稱夫人婦王婉順矣當節度君守趙將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壼内而出干戎律也顧以節度君之雄烈識度其揆義委質取必夫人之一言是舉閫外而入稟墻帷也兩戾其道恐君夫人之賢兩不為是筆斯言者將以是而信來世非誣人耶且今之巧于術智者人猶莫忖其心之何在况蒼蒼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之何在而致非誣

天耶余之斯言雖足取愠一世而世之人以為知言者多矣詩中或有賛夫人能誦浮屠書者抑不知為是者將報徳在今儌其徼福未來乎以為在今外宰物而歸之浮屠之鬼迷孰大焉以其未來乎既享有于昭昭又求不可必得于冥冥覬孰甚焉彼為浮屠法者必信其書而崇其道者也懷之西堂徳公亦僧之巨擘焉年百十一方年百有三時尼有白姓同齒者日夕誦浮屠言徳止之曰人恃氣以生者也今老而衰已不能充乎五

內而暢之四末汝猶恐耗之故楮上耶白為之止彼為浮屠法者猶戒其徒以老無讀其書而夫人不為浮屠法者顧誦之不置兄中其以是章諫之曰某之友姚燧者實云然誠由是能止誦則夫人當氣實而神深多蓄而少出不伐而益完自今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者皆由燧得之敢以是祝

鄭龍岡先生挽詩序

觀人之道當概其心所存與身所履如何而論之夫然

後中而無失今也名卿賢士之物故莫不有詩人挽悼之㑹辭其平生或以德書或以交言或以遇榮或以御恤或以名而慕或年而仰二或以政而思或以文而揚往往各得其一事一言而未概心所存身所履始終何如也譬之繪工始學畫人耳目鼻口顴頥顏角理髮須各自為處終未嘗集而為面使真見夫妍醜善惡壽夭貴賤為誰某之全燧少時聞鄭龍岡公第知家富清玩可與古李鄴侯王副車者欿薰然承平故家習也後

國學生始與其孫有節有文二人者友于時公即世已久而二友年尤少亦未嘗詢及先德何如今年來闗中有文以安西行省員外郎示吾友江西行省郎中高道凝所撰埋銘而得見公大節有三一曰廉太宗賜銀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以地比諸侯王封再辭貴以工相位兩中書右又辭三曰仁金以戲國汴都尚城守大宗怒其後服妝將甘心公怫逆曲折陳觧城賴不屠所全無慮數十萬人世之知

公淺淺者惟曰尚醫夫善鍼艾藥石者孰與和扁意佗稽之書傳所起死惟各數人使四子者存盡鍼艾藥石一世之技能起數十萬人之死于膏血橫流之下乎嗚呼四子之所能者公或能公不公之所能不惟四子之必不能雖一時四海勳戚將相結主知未固者皆不能也古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其不信然乎然自公之賁謝凡在廷將相善言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詩詠以之集將百篇煥乎其黼黻鏘乎其璸珩所以髣髴平生者將

無一善之遺餘矣吾猶病夫各得一事一言未槪其全也故著三大節而叙之俾觀者未及其詳而先領其要焉

馮松庵挽詩序

二十有三年夏燧以湖北副憲奉檄趨京師以疾留襄陽僉河南憲馮君岵亦以疾得告來襄陽便醫予與之姻友相好也故得與讀遺山敬齋所撰君祖松庵之碑誌焉以兩公之文形容大君子之盛烈可謂不遺餘

力曲極為言矣然論出處要歸之際不過反覆用違其長而德有銜若哀其不遇然者私竊惑也且諧于時之為遇未若不乖于義為遇之善者也自今以觀亦嘗思金之叔世為何時哉譬如病㾓脉絶息困之人為良醫計惟有如秦和之于晉侯不發藥而委去自免誤人之名一策焉耳彼大君子者顧豈不醫若而強起自試于必亡之國乎雖然有義焉使先生巳為將相國命民心休戚存亡視吾一身故死生有不恤焉耳幸其時無是

位浮沉于常官于時不可為于義無必死膏車而歸搴
裳以行徜徉于泉石肆志于文酒間此正大君子用世
全名之先識高致茲可謂大遇尚奚不遇之云爲哉當
時之人年位居前者猶俯而友之其敵也皆跂而師之
下焉者恨望履絇而未見者未必不由乎此惜兩公畧
不及之也嗚呼燧言爲妄後生之論立崖而求異斯其
恒態果有取乎先生未必不以燧爲獲我心一興慨于
九原也又先婦翁紫陽之詩髯雷短宋是門生而元碑

止載雷李王龔及渠五人宋不與焉然兩峰亦人豪也遊先生之門若不玷焉遺山何為獨見黜此又惑也先生之歿距今四十有七年自當其時及身接之歿而哀之以文者亦遠而忘焉況如燧者生長去先生千有餘里地如彼其遠也年甫三歲齒如此其穉也目未嘗接其輝光耳不及聞夫謦欬歿不知所謂哀久不知所謂忘亦人之情宜然也而燧之不忘先生者異甚益先生歿以庚子歲七月十有四日我先人之棄其孤亦同以

是歳月日燧雖惡逆非忘先忌者是日收淚之餘必思
吾先人維時于先生及識不及識不可知而得與海内
重名之士盍棺同以是歳月日亦可少無憾于冥冥而
燧思先人必及先生者盡此身而後止也

牧庵集卷三